

瑞士共同基金调查:鼓吹8000变40万

“投资1000美元,保证平均收益300%,如果以利滚利,30个月,1000美元将变成40万元人民币”。伴随着时下的基金热潮,这种近乎投资神话的诱人宣传正在网上通过网站广告、博客、QQ广泛传播。

这只名为“瑞士共同基金”(Swiss Mutual Fund,简称SMF)的境外私募基金,号称拥有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、摩根大通银行等豪华阵容的合作伙伴,打着“离岸基金、保本且每个月固定分红”的旗号,自去年6月登陆中国内地后,正以一种“锐不可当”之势,在广州、上海、北京等地大肆寻找客户。

连日来,记者调查发现,所谓的“瑞士共同基金”未获得我国民政部或者中国人民银行的备案登记;而且注册资料漏洞百出,自相矛盾;在国外也是声名狼藉,遭到封杀。

在我国,只有银行和上市公司有权公开募集资金,这种在网上私自进行资金募集绝对是非法融资。

6日上午,记者已将调查资料全部转交银监会和证监会等国家有关部门。有关部门怀疑其涉嫌非法集资与非法传销,已介入调查。

“创富神话”网上传播

在广州某IT公司工作的张先生,去年12月开始接触“瑞士共同基金”。张先生回忆:“自己在电子邮箱里发现了3封基金说明的邮件。基金说明中提到,投资者的基础投资额度仅为8000元人民币,每15天返还一次利润,回报率至少是300%,如果将投资及利润滚动投入这个基金,30个月的投资周期结束后,将收获40

万元人民币。

通过说明里留下的一位财务策划师的QQ号,张先生与“组织”取得了联系,自称名叫曹×轲的男子最终成功说服张先生。年底,张先生按照对方的指示选了“基础投资额度”,投了8000元并在广州某银行设置了资金账户。张先生说,现在,他的账户每过15天都能收到回报款,“看着账上的钱在往上翻,还是很开心”,但让他担心的是这些钱要等到至少15个月后才能兑现,他不敢确定这种来源不明、获利丰厚的“回报”能否持续下去,且最后能否一次性取出来。

本金回报+拉人头提成

记者发现,虽然同是瑞士共同基金的“投资团队”,但是团队数目庞杂,各有各的投资宣传主页。记者联系上在北京的“著名团队”创业网的负责人“财务策划师”任×飞。任某介绍,2006年以前这只基金只对国外公司提供服务,2006年初进入中国,到2006年底,才有了专门面向内地个人投资者的基金产品。

记者问到任的月收入,任某称“我开始做不久”,但其表示“全国人数已经超过17万,你们广州就有几千个”。

6日上午,记者还同时进入数个“投资者团队”的QQ群。一在汕头的上线详细介绍了“跟直销差不多”的计酬模式。其称,每介绍一个人注册并汇款,介绍人最少能拿到10%的佣金。例如,A介绍了投资人B入了这个网络,B投资1000美元,A在第一次可以获得100美元。根据投资的回报规定,投资人B在前3个月每月

可获得10%的投资额回报;同样,A每月也能从B获利的10%中再提取10%。另外,投资者的收益每3个月还会提高5%,到了第6个月就成了20%。任某的说法也与此相同。他说,投资后记者将得到一个账户,本金及红利都保存在这个账户中,每15天为一个返利期,15个月为一个投资周期。在这个周期当中,每个返利期的利润返还率以10%递增,到投资周期结束后,8000元的回报率为300%。“如果你将全部获利循环投资,那么经过两个投资周期30个月,你的8000元本金将变成40万元。”

任某不停跟记者强调,发展下线非常重要,“每介绍一位投资者,您将取得他(她)本金投资直接收益的10%作为回报,且能持续享受他(她)投资(再投资)所得全部收益的10%作为回报。”任将其称为“拉人头+拉人头的双轨制模式”,“两条腿走路,你的前途就不可限量了”。记者问:“那不就是传销吗?”任回答:“我们借鉴了他们的形式。”

“不能说的”私募基金

通过几个小时的交谈,记者完全获取了任某的信任,他把上线台湾阿贵师傅的网络联系方式告诉了记者。

对于记者的来访,阿贵师傅在线上态度热情地回了话。对于记者纠缠于“共同基金究竟把钱投在哪了”的话题,阿贵师傅很不高兴,“我们这个基金,不单投资国内的股票,南非的矿产、日本的股票,中东的原油市场,国外很多种理财产品都做”,阿贵嫌记者悟性太低,“什么叫私募基金?就是不能说的。”阿贵透露,他的

上线是深圳的何博士,何博士的上线是上海的张总,“张总就是我们团队的总头”。

几经周折,记者终于获得何博士的手机号码。何博士称,“我们张总半年就挣六七十万”。记者问,这么高的回报率会不会有骗局,何博士说:“你自己好好看看介绍,看懂了再说。”随后挂断了电话。

在多日的网上暗访中,记者发现该基金投资团队内部非常复杂,一般只知道自己的上线和下线,并不了解团队的总头目,更不知道有多少个团队在操作此基金。成员之间互相以MSN和QQ联系,一般互不见面。最为奇怪的是,两个团队之间介绍的做法很多时候互有矛盾。

“著名基金”身世疑云

记者通过互联网,拜托国外朋友,对这家公司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细致调查,发现了重重疑点:

成立50年才注册网站?

“瑞士共同基金”自称由Cheviot家族成立于1948年,总部设于瑞士首都伯尔尼。协助全球投资者管理资金达90亿美元。

记者调查:一美国朋友协助查阅了网站的服务器记录,发现“瑞士共同基金”网站成立于2002年9月1日,不到5年。Swiss Cash商业网站则是在2005年6月16日注册成立。一家有着成熟运作模式、拥有悠久历史信誉的大型投资公司,何以那么晚才注册网站?

创始家族并不存在

公司总部后迁往多米尼加联邦共和国,行政办事处设

在美国纽约,现任全球首席执行官为掌管瑞士共同基金15年的迈克尔·曼斯菲尔德(Michael Mansfield)先生。

记者调查:记者通过多米尼加的朋友查阅了多米尼加电话簿(类似我国黄页,工商登记企业上面都有),没有发现这家公司名字,更没有所谓瑞士共同基金执行官迈克尔·曼斯菲尔德的名字。据《中国经营报》的记者调查获知,资料中提及的Cheviot家族,其实并不存在。

多国央行支持更无稽

瑞士共同基金监管完全得到多米尼加政府许可。多米尼加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综合管理体系,多米尼加中央银行和证券委员会确保银行和信托服务、证券交易经纪、证券投资顾问表现、服务和遵守国际标准。

记者调查:事实上,多米尼加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。

在美证监会查不到

同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、美国纽约综合投资集团NYSE、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BARRA公司(MSCI Barra)、摩根大通银行(JPMorgan Chase)、西方金融标准监管机构、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等建立全球金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。

记者调查:记者核查了众多企业名录,例如雅虎国际基金,列有全球超过2500万家企业信息信息的邓百氏(Dun & Bradstreet)咨询公司名单里,都不存在这个公司名字。依照惯例,邓百氏咨询公司不可能错过一家90亿美元的公司名单。“瑞士共同基金”一直声称在企业界有数十亿元基金,但

在美国证交会数据库里无法查到“瑞士共同基金”。

海外发出投资警示

连日来记者通过互联网,查阅了大量海外关于“瑞士共同基金”的报道,发现其足迹遍及马来西亚、伊朗、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。2006年9月5日,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发布郑重声明,称国行没有发出接受存款的执照给“瑞士共同基金”。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及证券监督委员会在联合声明中指出,当局并不承认“瑞士共同基金”。该委员会提醒民众,提防购买“瑞士共同基金”及其推广的“瑞士现金”。

同月,瑞士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声明:“瑞士共同基金”没在瑞士注册。该投资基金与瑞士完全没有关系,而且由于有关活动不在瑞士境内进行,因此不受瑞士银行法令约束。

[名词解释]

私募基金

又可以称为向特定对象募集的基金,与公募基金相比,两者首先在于募集方式不同,公募基金的募集公开,而私募基金是通过非公开方式;公募基金面向不确定的广大公众,而私募基金只对少数特定的投资者;公募基金对信息披露有非常严格的要求,而私募基金的要求则低得多。

在我国,人们常说的“私募基金”其实就是“地下基金”,是一种非公开宣传的,私下向特定投资人募集资金进行的一种集合投资,没有合法的定位。据统计,我国目前有将近上千亿元的私募基金。据《南方都市报》

贫困母亲行窃 “好心”提醒失主露马脚

贵州女子程丽因迫于生计,在公交车上偷人钱包,被移送至公安机关,检察官了解到其中的内情后,建议从轻判决。2007年1月12日,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程丽有期徒刑9个月,缓刑1年。听到判决后,程丽泣不成声……



程丽抱着女儿

公交车上偷窃被抓

公交车上很挤,瘦小的程丽站在离车门不远的地方,她打算找老乡借钱去。因为找不到工作,女儿幼儿园的学费已经欠了好几天,就连吃饭都成问题了。此刻,她口袋里只剩下十几元钱。

中途上来个高高的中年男乘客,牛仔裤的右口袋鼓鼓的。他侧身从程丽身边往里挤。

一瞬间,程丽的心“狂跳起来”。似乎并没多想,她便把手伸向鼓起的口袋。她看到皮夹里有些不知什么用处的卡,手忙脚乱从里面抽出一沓钱,然后巴叉夹进车门边的垃圾桶。男乘客很快发觉皮夹不见了。“车里有小偷!司机别开门!”他高声喊道。

“你的皮夹……不是在垃圾桶里吗?”程丽本能地冒出一句。她在电视上看到过,城

里人丢点钱还不是最可怕,但卡丢了会很麻烦的。虽然她的声音近乎嘟囔,但男乘客还是听到了。

他弯腰捡起钱包:“哦,真的在这里,谢谢!”司机闻听此言打开了车门。程丽的“心怦怦跳着”,拼命挤下车。正在这时,男乘客发现皮夹里少了1000多元。

“肯定是刚才那个女人!”有人提醒他。男乘客急忙冲下车,没跑几米就揪住了程丽。

“我没偷!我没偷!”程丽哆哆嗦嗦,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那一沓钱,哀求道,“你让我走吧。”

男乘客一把抓回钱,却没放她走。他一手拽着程丽的胳膊,另一只手拿出手机,拨打了110。这一幕发生在2006年10月20日上海大桥5线的公交车上。两个月后的12月21日早上,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

公诉科的检察官李睿像往常一样,翻阅当天从公安部门移送过来的案卷。这是一起普通的扒窃案,一个叫程丽的女人在公交车上偷了1500元,事实清楚,案情简单。然而就在她要合上文件夹时,一封盖有贵州省织金县少普乡某村委会公章的信件掉落在桌子上。

信中称,该村村民程丽于当年8月到上海打工。她家庭贫困,遭丈夫遗弃,家中留有多病的母亲和年仅两岁的小女儿。另一个4岁的女儿依琳被程丽带到上海。这封信,是在村委会收到上海公安部门寄去的拘捕通知书后写来的。

李睿的心“登时一沉”:程丽有个4岁的女儿在上海,这两个月里,那小女孩怎么过的?经与公安部门联系,李睿得知,案发前小女孩在上海市南汇区周浦镇的育英幼儿园。

幼儿园园长收留了女孩

幼儿园园长陈建东来自安徽,在上海打工已有十几年,前年夏天办起这个面向打工子弟的幼儿园,每月学费200元。10月20日下午,陈建东左等右等,每天按时接孩子的程丽一直没有出现。翻出依琳的人园登记表,上面只有程丽的身份证复印件,却没有在上海的地址和电话。

陈建东只好把依琳领回自己家。陈建东心想,程丽大约是被什么急事缠住暂时过不来了。第二天依琳发高烧,陈建东和妻子赶忙把小女孩送到医院打点滴。依琳住了4天院,可直到出院,还是没有程丽的一点消息。

按身份证上的地址,陈建东往程丽老家写了封信,一个

月后,他收到村委会的回信和拘捕证的复印件。按照这个线索,陈建东领着依琳找到公安部门后被告知,在案件判决前,母女俩不能见面。

依琳成了陈建东的另一个女儿。他自己的女儿比依琳大一岁,两个女孩每天一起吃饭,一起睡觉,一起玩。元旦期间,陈建东还带她们吃了肯德基。这是依琳从没享受过的“豪华大餐”。

生不出男孩被丈夫抛弃

直到两个月后的12月21日下午,检察官李睿和她的同事毛文静提着几大袋子食品出现在幼儿园,程丽和她的女儿相互之间才有了音讯。

了解到依琳在幼儿园生活得很好,李睿等人马上驱车前往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提审程丽。“你女儿在陈老师那里生活得很好,放心吧,我们刚刚去看过了。”这是李睿见到程丽后说的第一句话。程丽听罢,眼泪顿时喷涌而出,她一下子跪在李睿面前,泣不成声。

26岁的程丽面容娟秀,大眼睛、长睫毛。21岁那年,她和同村一男子摆了几桌酒席,按照当地的风俗,就算结婚了。一年后,他们的第一个女儿依琳出生。时隔两年,程丽又给丈夫生了第二个女儿。

在丈夫的拳打脚踢之中,程丽第三次怀孕了。7个月时,丈夫带她到医院做B超,结果又是女孩!在丈夫的逼迫下,程丽做了引产手术。之后,这个男人一去不回。在当地人的观念中,女人生不出男孩被丈夫抛弃理所当然。

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,程丽只能回到娘家。家里没有别

的经济来源,只能靠种玉米和土豆过活。偶尔听人说起,到上海打工有钱赚,程丽横下一条心:“只要我不怕吃苦,总能给女儿挣到碗饭吃。”

到处找工作无果

2006年8月底的一天,安顿好母亲和小女儿,程丽领着大女儿依琳,坐上开往长途车站的农用车。长途车再倒火车,几天后来到了上海。

在一个老乡帮助下,程丽很快找到一份在发廊洗头的差事。每月能挣七八百元,寄给母亲200元,交房租150元,依琳的幼儿园学费200元,剩下一两百元刚好够吃饭。程丽觉得这就是她想象中的“幸福生活”。可好日子才过了1个月,那家发廊因门前修路而关门。程丽顿时慌了,每天一大早把依琳送到幼儿园后,飞奔到各处找工作。饭馆服务员、服装销售货员、商场保洁员等等,她全被拒绝了,都因为同一个原因:她要在下午5点前到幼儿园接女儿。

出事的前几天,已经到了该交依琳下月入托费的日子,程丽不能再拖。那天,她跳上“大桥五线”公交车,本准备到川沙老乡那里,请她帮忙介绍一份工作,顺便再借200元,谁知情急之下……

女检察官伸出援助之手

了解了程丽的情况,李睿已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:对程丽的量刑,需要兼顾对她的教育改造和照顾孩子。随即,检察院向法院提出加快审理本案的进程。鉴于程丽是初犯,主观恶性不强,并有悔罪表现,建议从轻判决。

“以前看到过母亲被羁押,孩子在家中饿死的报道,”这位年轻的女检察官说,“对程丽的案件,我们本可以按正常的程序办理,但作为女人、作为母亲,我于心不忍。”

按照法律规定,扒窃800元以上即够定罪标准,应判处8个月以上徒刑。经与法院多次沟通,双方达成对程丽判处缓刑的共识。但接着一个新问题出现了:被判缓刑必须有专门的帮教人员,但程丽是外地人,如果不能找到对应的帮教人员,就不能判缓刑。通过无数周折,南汇区周浦镇横桥村妇代会主任曹萍华成了程丽的帮教员。

2007年1月12日,静安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程丽有期徒刑9个月,缓刑1年。听到判决后,程丽在法庭上“扑通”跪倒在地,再一次泣不成声:“谢谢法官大人!谢谢各位好心人!你们救了我两个女儿和一个母亲。”当天下午3点,程丽在检察院有关人员的陪伴下,走进育英幼儿园。正在和小朋友一起吃饼干的依琳看到妈妈,一下子扑了过去。母女俩抱头痛哭。检察院带来全院职工的500元捐款。陈建东免去了依琳的学费,并承诺在程丽没有找到更理想的工作以前,可以在幼儿园帮忙。

上海一家媒体报道程丽的故事后,许多市民给报社打来电话,表示愿意提供帮助。有人想让程丽去她家做保姆,有人决定对依琳进行定期资助,也有人提出想要收养程丽留在老家的小女儿……

程丽的想法是,最好能在幼儿园附近找到一份工作。因为“陈老师那么好,女儿放在这里最放心。”据《中国青年报》